



文苑心语

春到林芝看桃花

文/林丛中

林芝的桃花开了,藏在我心里的那份悸动,被那粉粉的桃花诱惑着、迷乱着。春风一来,所有的梦里都是桃花的颜色,都是伫立在雪山脚下,如梦一般迷离的色彩。

与朋友相约,我们一起踏上了前往西藏林芝的旅程,感受雪山的独特魅力与千年桃花的绝美意境。

每年三月下旬至四月中旬的林芝,春意初醒,有着如仙境一般粉色的花海,尼洋河边绵延几十公里的桃花,开始悄悄地绽放。那一树一树的桃花,带着河水的凉意,带着朝阳的余晖,羞怯地盛开了。起初,它们只是一朵两朵、三朵五朵地开着,后来便是百朵、千朵、万朵,蜂拥而来。大片大片的桃花,沿着尼洋河谷不断地延伸,一直开到雪山的尽头。薄薄的雾霭透过光的帷幕,轻轻地笼罩在桃花树旁。那些桃花仿佛披着粉白色的纱幔,密密匝匝,层层叠叠地仰望着雪山。它们好像是在向雪山低语,又好像有许许多多的爱意,要向雪山表达。

被称为“摄影师天堂”的南迦巴瓦峰,在藏族人心心里像雅鲁藏布江一样,神圣而庄严。因峰体终年积雪,云雾缭绕,从不轻易露出真面目,又被称为“羞女峰”。它永远静静地伫立,似梦似幻。很少有人能看见它英俊的模样,包括那些盛开在尼洋河边的美丽桃花。低垂的白云,开阔的牧场,绿色的麦田,倒映在湖水里的七彩云霞,还有一瓣一瓣随风飘进雅鲁藏布江的一片片桃花,它们仿佛为这片土地,涂上了漫山遍野晶莹剔透的光芒。

林芝的桃花,又被称为西藏桃。它是一种高大且长寿的树种,高大挺拔,寿命可达千余年。既不是人为种植,也没有刻意修剪,全是大自然赐予这片土地的意外之喜。

去林芝看桃花,必去被誉为“桃花第一村”的嘎拉村,每年的林芝桃花节都在此村举办。这里的桃花广阔密集,还极具层次感。500亩野生桃林铺展于雪山脚下,尼洋河畔的粉色花海与青稞田交相辉映,令人陶醉。在村寨中,老人、小孩悠闲地坐在桃花树下谈笑玩乐,好一幅“黄发垂髫,并怡然自得”的桃花源景,让人想留在此处生活。满眼的桃花与黄色的油菜花地相映成趣,不经意间就惊艳了整个春天。这一眼的美丽,足以让人铭记一整年。

春天的尼洋河,以最婉约的姿态迎接八方游客。河水从幽蓝渐至碧绿,两岸的绿意从嫩绿过渡为浅粉,像是一幅长长的画卷。

坐落于中国最美十大雪山之一的南迦巴瓦峰脚下的索松村,依山傍水,脚下是雅鲁藏布江和成片的桃林,是拍摄南迦巴瓦峰和桃花的绝佳位置。拎一壶酒,坐在桃花树下,直到寒意浸透,桃花也变成黄昏中的幻影。

在花海天堂林芝的所经之处,处处皆可赏花,在牛羊漫步的马路上,也在阡陌人家,更是在那粉白相间的花海……这里的桃花是我见过开得最自然、最随意、最热烈、最肆无忌惮的。田间垄畔,纵横阡陌,房前屋后,山谷河边,每一朵桃花都在诉说着雪域高原春天的故事,与蓝天辉映,与白云相伴,它们簇拥着,微笑着,在宁静的岁月里,将脚下的土地,渲染出恬淡安详、云蒸霞蔚的明媚畅然。优美的田园风光,恍惚中让人有置身江南之感。被誉为“西藏江南”的林芝,不愧是桃花秘境,人们心中的桃花源。

生活笔记

海棠花开

文/高岳山

海棠花开了。

开车上班,突发奇想,从枕流园经过,一抹抹红吸引了我的眼球。停车走近看,是海棠花,一个个“小铃铛”挂在树枝,叮铃铃,叮铃铃,似乎在吟唱:春天里百花香,郎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。

这铃声既是告诉路人,更是提醒同伴:快醒醒,别再睡啦!杏花开了谢了,桃花灼灼,梨花淡淡,再不及时开放,就落伍了。

海棠是听话的,这不,枝条上还未生几片叶子,花朵就迫不及待地缀满枝头。性子急的,哗啦一声,开了,粉红粉红。也许是用力过猛,跑得快了一些,脸色红中泛白,还不忘调皮地吐了吐花蕊一样的舌头,嘿,差点睡过头了。起得迟的,睡眼惺忪,阳光一照射,半闭着眼,有些愤愤不平,对着已经盛开的花朵吐槽,真不够意思,也不喊我一起。倒是那些花骨朵知趣,像个害羞的小丫头,涨红了脸,愣头愣脑地不言不语。我仔细打量发现,完全绽开的花朵大多低着头。我伫立寻思,不解其故。还是树丫间一块木牌子让我幡然醒悟。原来这是垂丝海棠的介绍。介绍得很详细,也很到位,还延伸了一些知识。兹录于下:“蔷薇科苹果属,小枝微弯曲,初有毛,旋脱落;早春期间甚为美丽,有重瓣、白花等变种;每当冬末春初,庭园中有几株挂满红色小果的海棠,不仅为园林冬景增色,同时也为冬季招引小鸟提供上好的饲料。海棠对二氧化硫有较强的抗性,故适用于城市街道绿地和厂矿区绿化。”

这块木牌不仅介绍了垂丝海棠的特性,还介绍了公园绿化种植垂丝海棠的作用,可见设计者的用心良苦。

秋冬季到枕流园散步,总把那几株海棠错认成梨树,或是棠梨树。只因枝干光秃秃的,有的生着锥形的硬刺,有的冒出一截硬邦邦的短棒,纵然相逢,也终究不识。

海棠是高贵的花。直到上中等师范,阅读了大量诗词,才对海棠有了一些了解和认识。写海棠的诗词举不胜举,“东风袅袅泛崇光,香雾空蒙月转廊。只恐夜深花睡去,故烧高烛照红妆。”苏轼以美人喻花,千古绝喻。他不是简单赏花,而是怕花睡去、怕花寂寞、怕美景逝去,于是点灯相守,看似痴傻,实则爱花爱到极致。后人常说:“东坡爱花,爱到不肯让它睡去。”说的正是这一首。“昨夜雨疏风骤,浓睡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,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?知否?应是绿肥红瘦。”这是李清照的代表作,从昨夜风雨,到今朝酒醒,再到与卷帘人的对话,最后落脚在“绿肥红瘦”这个绝美意象上。画面感极强,情感细腻入微,不愧是婉约词中的千古绝唱。

喜欢上海棠了。但一直阴差阳错,无缘见过海棠花开,甚是遗憾。没承想,本来想看梨花开了没有,却不期遇见了海棠花开,让我惊喜不已。

白日里,海棠风姿绰约;至于夜色与雨后的惊艳,我无缘亲见,只留满心念想。

“这是垂丝海棠,还是贴梗海棠?”一位中年男子骑在电瓶车上张望。我环顾四周无人,他应该是问我。

“木牌上写的是垂丝海棠。”我胸有成竹地回答。转而请教:“还有贴梗海棠?它们有什么区别吗?”

“垂丝是苹果属小乔木,花梗细长下垂;贴梗是木瓜属灌木,有枝刺、花梗极短紧贴枝条。”显然是行家里手,解答通俗易懂。

远看:垂丝下垂如铃,贴梗贴枝似火。近看:苹果属无刺、花梗长;木瓜属有刺、花梗短,一眼分清。专业人士就是不一样,简明扼要。

“庐南川藏线的贴梗海棠开了,这几天爆屏了。”

我闻言立刻打开抖音搜索,只见一枝枝枝条剑指苍穹,枝上多刺,猩红的花朵鲜艳夺目。花梗极短,短得紧紧贴着枝干,真是名副其实!

我忍不住想刨根问底,抬头一看,那位中年男子在我刷抖音的间隙已经走了。我只好求助网络科普,原来海棠还有西府海棠和木瓜海棠两个品种。西府海棠比垂丝海棠高大,花朵是朝上开的。木瓜海棠比贴梗海棠高不少,花朵簇生在老枝上,有短梗,并不贴枝。越查越觉得自己知之甚少,庐江孙立人故居的那株木瓜,我多次看过,居然不知道它就是海棠中的重要品种——木瓜海棠。

车子缓缓前行,倒车镜里那一抹抹嫣红渐渐远去,可那份明艳,依旧在我眼底轻轻荡漾。

风铃版投稿邮箱

lybdx1862@163.com